



(独幕话剧)

我們是同志



我們是同志

(独幕話劇)

太原市食品公司俱樂部集体创作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太原

我們是同志

(独幕話剧)

太原市食品公司俱乐部集体创作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64 \cdot \frac{13}{16}$ 印张·15,000字

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160册

统一书号: 10088.536

定 价: 八 分

时 間：一九六五年初春。

地 点：山西省太原市某国营飯店的餐厅。

人 物：春 英：女，二十四岁，服务员。

平遇虹：女，四十五岁，服务员。

张大爷：六十多岁，退休工人。

王师傅：四十来岁，服务员。

淑 琴：女，二十四岁，織布工人。

黄达方：二十八岁，技术员。

农 民

男顾客

女顾客

急顾客

幕 启：飯店还未开始卖飯，凳子摆在桌面上。

王师傅在广播体操的音乐声中走上，发现厨房已經有人工作，随向內招呼。

王师傅 嗨，春英，你倒早来了！今天你不是歇班吗？

〔春英在內答：“在宿舍闲着沒事干，我就跑来了。”

王师傅 嗨，小王、小梁，你们也来了！
真早哇。

〔内喊：“春英姐比我们来得更早。”

“王师傅，来包饺子吧！”

王师傅 包饺子？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

〔内外笑成一片……

〔张大爷喊着“春英”走上。

王师傅 张大爷，要吃点儿吗？坐这儿稍
等一会儿，马上就开门儿卖饭。

张大爷 不，我是来找春英，给她送封信。

王师傅 唔，找春英啊，她在面案儿上
呢！我给你叫。

张大爷 怎么，她调到里边工作了？

王师傅 不是。今天本该着春英歇班儿，
可她在宿舍闲不住，就跑来帮着擀饺子皮了。

张大爷 好哇，这闺女是真积极呀！

王师傅 人家是六好职工，（伸出大拇指）
在咱太原市叫得响着呢！别看年纪不大，负的责任可不小。不说别的，光委员就当着三四个。

张大爷 唔！

王师傅 你听啊！党支部委员、工会委员、省妇联的执行委员，还有……
咳，还有呢！咱是说不上来了。

张大爷 （笑）哈……

王师傅 哎！您知道吗？今天下午，工人文化宫还要请她做大报告，有上千人要听呢！

张大爷 有出息，有出息。

王师傅 就是就是。（向内）春英，春英，
张大爷找你。（下）

〔内应声：“哎——来了。”〕

〔一个和蔼可亲、精明健壮的年轻姑娘

走上。她就是春英。

春 英 张大爷。

张大爷 春英，你不是早就想跟我女儿淑琴见面吗？今天就要回来了。

春 英 （高兴地）真的？大爷，去年我调到这儿来的时候，她已经到上海去学习了。一听您说起她爱学习，工作认真积极，性格又活泼，真想马上就见到她。

张大爷 她是纺织厂的织布工人，从小就心灵手巧，这回准能学回点儿先进技术来。哎！还有，我儿子也来信了，（掏信）当了连指导员了！

春 英 嗨，原来是双喜临门，怪不得您这样高兴。

张大爷 儿子来了信，闺女要回来，搁谁也得高兴。啊！（从信中掏出一张纸）这一篇儿是我儿子给你写的。

春 英 给我的？

张大爷 对，给你的，是感谢你的。他在国防线上服役，淑琴又到上海学习，家里就我一个老头子，抓起米面来不会做饭，拿起针线来不会缝补，多亏你天天照应我啊？

春 英 大爷，您又说这！您就在斜对门儿住，捎来带去的做点儿零碎营生，算不了什么。

张大爷 你在这儿每天跑里跑外，真是百里不出屋啊！再加上开会、学习，就够累的了，还要抽空儿给我缝补洗涮烧火做饭。

春 英 别说了大爷！要是没有解放军，咱还能安定定的工作、学习？

〔王师傅上。〕

王师傅 春英，今儿个你歇班儿，还是回宿舍休息吧。下午你不是还要做报告

吗？

春 英 没关系，王师傅。

张大爷 春英，你要报告些啥呀？

春 英 您别听王师傅的。我是要向一些同志汇报工作，征求意见。

张大爷 嗯！年轻人虚心一些倒是好哇！

（笑）

〔王师傅笑着下。〕

春 英 （倒过一杯茶水来）大爷，喝茶。

张大爷 （喜爱地看着春英）春英，还记得你小时候吗？留着两个小辮子，小脸又黄又瘦，见着人怯生生的，直往你妈背后躲。

春 英 大爷，说那干啥？

张大爷 如今出息了，出息了。（感慨地）要是你母亲能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她该会多高兴啊！

春 英 （被触动）妈妈……

张大爷 唉！可惜找不到哇！谁知她如今
还在不在人世啊？

春 英 在。

张大爷 啊？

春 英 我相信她一定还活着，也一定生
活得很好，将来我一定能找到她。

张大爷 你总是那么信心十足的。孩子，
时间太长了。

春 英 是啊！二十年了。

张大爷 旧天地换成新天地了！

春 英 大爷，小时候听我养父说，二十
年前，我母亲也在这个饭店里当过服
务员，是真的吗？

张大爷 是真的，那阵儿叫女堂倌儿，就
跟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唉，过去谁把
女堂倌当人啊！有一次你妈因为得罪
了一个官儿老爷，拳打脚踢挨了一顿
揍不说，还叫老板给辞掉了。你亲爹

又早死了。你妈出于无奈，为了保住你的一条命，不致饿死冻死，才把你给了一个当工人的，就是你的养父。后来你母亲就到外地谋生去了。解放以后，我还经常想起你来，总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就是见了，你也长大成人怕是认不出了。没料到去年你调到这儿来工作。要不是上礼拜咱爷儿俩聊起你的身世来，恐怕现在还不知道你就是那个梳着小辮儿的小英子呢！

（为了冲淡春英的悲痛心情，故意大笑）
哈……

春英 （努力掩饰内心的悲痛，勉强附和地笑了几声）……

〔但是，他俩都象是猜透了对方的心情，不自觉地停止了笑声。

〔短暂的沉默……

张大爷 （自责地）唉！说这些干啥？越老

越絮烦了，越老越絮烦了。

春 英 不，大爷，是我问起您的。下午我要给那么多同志汇报思想和工作，总该谈谈我的家史啊！

张大爷 唔！对对对，大爷不耽误你工作了，我走了。（见春英要送）看看，每次来你都要送出门。从今天起，免了这道礼儿，快进去干活儿吧！进去。

春 英 好，我听您的。（入内）

张大爷 （爱惜地看着春英的背影）真是个好孩子！

〔淑琴背着挎包，风尘仆仆地跑上。〕

淑 琴 爹！

张大爷 淑琴，我还说到车站去接你呢，你倒赶在我前头了。

淑 琴 嗯！还等您接我呀？我自己跑回来还进不了门儿呢！要不是刘婶儿告我说你在这儿啦，我还得坐在锁头底

下等您呢！

张大爷 啊呀呀呀！委曲你了。来，给爹汇报汇报，这回学习技术提高了吧？

淑琴 嗯……多少提了点儿。（指头）主要是这个提高了。

张大爷 （也指头）这个是啥呀？

淑琴 思想嘛。

张大爷 你干脆说思想就行了嘛，干啥还这个那个！

淑琴 （调皮地笑了笑）爹，送你个礼物。你猜是啥？

张大爷 我又不是个孩子，还跟你捉迷藏？要送什么痛快拿出来！

淑琴 （拿出一本书来）给您！

张大爷 （读书皮标题）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咳！爹年老退休，连班儿都不能上了，你倒让爹学打乒乓球啊！

淑琴 唉呀！爹，（翻开几页）您看这

儿。（讀）“徐寅生同志讲的是打球。可是，所有从事理论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的同志们，都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学到辩证唯物论，学到毛泽东思想。我们希望，大家都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个讲话。”明白了吧？人家是让你提高这个（指头），谁让您学打乒乓球啊！

张大爷 嗯，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走！回家，我进门儿就学。

淑琴 爹，明天再开始学吧！待会儿有人要请您在这儿吃饭。

张大爷 有人请您吃饭！谁？

淑琴 （有些腼腆地）嗯……他。

张大爷 他？

淑琴 我一下火车，就在车站上给他挂了个电话。他一听我回来了，非请我

吃饭不可，吃完饭还要叫我跟他一块儿到工人文化宫去听报告。啊！他还再三地说今天一定要请您一块儿吃；他还说，早就想见见您了。

张大爷 （故意）你他来他去了半天，这个他到底是谁呀？

淑琴 爹，您是真不明白是咋的？

张大爷 要明白不就不问了。

淑琴 那就算了，不告诉您。

张大爷 （大笑）哈……我知道，就是个实习技术员，对吧？

淑琴 爹，你可一定来啊！

张大爷 好，我也早想见见他了，一定来。

淑琴 （把挎包挂在父亲肩上）爹，你把挎包拿回去，我到厂里去报个到。

张大爷 刚下车就报到？

淑琴 我们一块儿回来的几个同志商量

定了，今天报到，明天就上班儿。

张大爷 象个团员的样子！

淑琴 刚才不是说了，（指头）这个提高了。（欲下）

张大爷 哎！等一等，我给你介绍一个同志，她叫春英。

淑琴 弯回来再介绍吧，大伙儿还在门口等着我呢！（说着跑下）

张大爷 （笑）啊……二十四岁的人了，还象小孩子！（欲下）

〔王师傅领着平遇虹走上。〕

王师傅 平同志，请您在这儿稍坐一会儿，我去叫她来。（入内）

〔张大爷从平遇虹身旁穿过走出门外。〕

平遇虹发现张大爷很面熟。

平遇虹 （思索地自语）……好面熟啊！在那儿见过？……是谁呢？……想不起来了。……二十年了。（环顾四周）变

样儿了，变样儿了！

〔春英和王师傅上。

王师傅 平同志，这就是我们的党支部李春英同志。

春英 （热情地扑过去）平遇虹师傅！早就听说您的名字，也从报纸上看到过您的先进事迹。我们正要派人到大同去向您学习呢，您倒先来了！

平遇虹 领导上派我来，是专程向你取经学习的。

王师傅 咱马支书让我领平同志来先跟你座谈座谈。嘻……

春英 王师傅，平师傅是大同市饮食服务行业的老标兵，老模范了。这回咱可得多学习点先进经验。你说是不是？

王师傅 那是那是。

平遇虹 我是来当学生，可不是来当老师的。